

石頭記
古鈔本
索編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

(清)曹雪芹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

(清)曹雪芹著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

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 / (清) 曹雪芹著. —影印本.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013-4840-4

I. ①舒… II. ①曹… III. ①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①I242. 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188957 號

責任編輯 郭又陵 于春媚

封面製作 王燕來

ISBN 978-7-5013-4840-4



9 787501 348404 >

書名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全二冊)
著者	(清) 曹雪芹著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 文津街7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藝齊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40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013-4840-4
定價	660 圓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

刀
易
齋
題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序

馮其庸

一九一一年，《石頭記》古鈔本戚蓼生序本由上海有正書局石印出版，這是《石頭記》古鈔本最早問世的一種。但當時研究《紅樓夢》的人似乎對戚序本的問世，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祇有魯迅在一九二〇年撰《中國小說史略》的時候，引文全用戚本的文字，而不用當時最流行的程偉元、高鶚以木活字排印的《紅樓夢》的文字，可見魯迅先生已經注意到《石頭記》古鈔本的重要價值。但魯迅先生的獨具隻眼，並未引起當時《紅樓夢》研究者的注意，學術界對戚本的反應也不大。相反，胡適在一九二一年撰寫《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時，還說：「程本所改的似勝於戚本」，「故程本一出即成爲定本，其餘各鈔本多被淘汰了。」^①

一九二七年，胡適意外地買到了《石頭記》甲戌本，到一九二八年二月胡適寫出《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他在這篇文章裏說：「我們現在可以承認脂本是《紅樓夢》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於原稿的本子。」

① 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一一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從這篇文章開始，《紅樓夢》的古鈔本脂硯齋評本才開始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到一九三三年一月，胡適又寫出《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指出「此本的底本出於戚本之前，除甲戌本外，此本在今日可算最古本了。」^①由於胡適連續兩次高度評價兩部《石頭記》古鈔本，於是人們才知道在戚本和程本之外，還有《石頭記》的更古的原始鈔本在。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石頭記》（有的稱《紅樓夢》）的古鈔本不斷有所發現。現將先後發現的這些古鈔本列舉如下：

一、《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甲戌本》，一九二七年發現，殘存十六回。一九四九年胡適帶到臺灣，後存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今已為上海博物館收藏。）

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己卯本》，原為董康所藏，后歸陶洙，存三十八回。一九七五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發現三回又兩個半回的殘本，合計共存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後來陶洙又鈔配了一部分，今藏國家圖書館。）

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庚辰本》，八十回，其中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是早期鈔配。原為徐星署所藏，後歸燕京大學圖書館，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四、《戚蓼生序石頭記》。（簡稱《有正本》，八十回，一九一一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近來發現《有正本》的原底本，存前四十回，藏上海圖書館。）

五、《戚蓼生序石頭記》。（簡稱《南圖本》，八十回，藏南京圖書館。）

① 同前注一九九頁。

六、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簡稱《蒙府本》，原八十回，鈔配成一百二十回。一九六〇年發現，藏國家圖書館。）

七、夢覺主人序《紅樓夢》。（簡稱《甲辰本》，八十回，一九五三年發現於山西，現藏國家圖書館。）

八、楊繼振藏本《紅樓夢》。（簡稱《楊藏本》，一百二十回。原題《紅樓夢稿本》，因此稱不確，而此書原爲楊繼振藏，故用今稱。一九五九年發現，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九、舒元煒序《紅樓夢》。（簡稱《舒序本》，殘存四十回，吳曉鈴原藏，今藏首都圖書館。朱南銑有影鈔本，藏國家圖書館。）

十、鄭振鐸藏《紅樓夢》。（簡稱《鄭藏本》，存二十三、二十四兩回，鄭振鐸原藏，現藏國家圖書館。）

十一、俄藏本《石頭記》。（簡稱《俄藏本》，八十回，缺五、六兩回，實存七十八回，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一九八四年中蘇兩國達成聯合出版協議，由中華書局於一九八六年出版。）

十二、卞藏本《紅樓夢》。（簡稱《卞藏本》，存前十回及三十三至八十回目錄。二〇〇六年在上海發現，原由劉文介藏，現歸卞亦文收藏。）

此外，尚有揚州靖應鵬藏本《石頭記》，可惜出而復失。故現在實際存在的就是以上十二種。以上十二種《石頭記》或《紅樓夢》鈔本，均分藏各處，有的在私人手裏，有的在國外（如《俄

藏本》，有的則分藏在各處的圖書館裏，甚至還有同一部書分藏在兩個圖書館的，讀者取閱極為不便。何況《石頭記》（《紅樓夢》）是我們國家的文化瑰寶，萬一再碰到一些意外，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那問題就更大了，揚州靖應鵬藏本的出而復失就是一個現實的教訓。^①爲了保護國寶，也爲了讀者取閱研究方便，故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發起，擬將以上各本依原樣彙編影印，經報新聞出版總署後，已將此項計劃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

此次彙編原則，祇依原樣彙編影印原書，有關研究文字概不彙入。原本中有的已經前人將該書某些殘缺補鈔，爲使讀者看到各書的今貌，所有前人的補鈔，一概依原樣收入，不加剔除。本編對以上各本也不作評價，因此項任務，是今後專家們長期研究的事情，本編祇提供各鈔本的真貌。

各本的序次，有紀年的如甲戌、己卯、庚辰等本，則各依年份序次，其中已無法考定具體年份的，祇好適當編次，故各本的序次，並不代表其重要性的程度。

總之，此《石頭記》古鈔本彙編，其任務就是真實客觀地影印原本，不附任何主觀意見，敬請讀者鑒察。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夜十二時

① 靖本問世後，未曾影印，故失落後便成消失，無法挽救。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序

胡文彬

在迄今已經發現的十餘種早期脂評抄本中，惟吳曉鈴先生所藏的舒元煒序本《紅樓夢》鮮爲人知。數年前，中華書局編輯出版「古本小說叢刊」，收入舒元煒序本《紅樓夢》（見第一輯第四、五冊），使研究者有機會得睹「廬山真面目」。或許由於這一原因，長期以來研究舒本的文章甚少，有些介紹版本的文章也語焉不詳，難於瞭解其真實的面貌。筆者數年前有幸購得「古本小說叢刊」第一輯，終因雜事猬集而未能仔細閱讀，更遑論深入研究了。最近稍得寬餘，方將舒本從頭至尾重溫一遍，獲益良多，大有相見恨晚之感。謹將所見、所感、所思分述如次，聊供時賢俊彥參考。

一、舒序本《紅樓夢》概貌及其脂本特征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略稱「舒序本」、「舒本」，又因舒序紀年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爲「己酉」年，故版本研究者又稱「己酉本」。此本原抄八十回，今止存第一至第四十回，是爲殘本。封面「紅樓夢」三字，次舒元煒序，舒元炳題《沁園春》詞一首，末署「澹游偶題」。第十五回末「下

回分解」之後，另頁抄有「但不知寶玉在饅頭庵與秦鐘那日晚間算何賬，叫某好不明白也。然亦難免風月行藏，大關風化矣。可笑之至！」一段文字，或爲抄者批語。第四十回末又有相同於第十五回末另頁批注「萬事情長，有限光陰。吾不樂其山水哉！偶筆。」正文每面八行，行二十四字，字迹尚算工整，點改較少。第十七回、十八回已經分開，第十七回回目是「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奉旨賜歸寧」；第十八回回目是「隔珠簾父女勉忠勤，搗湘管姊弟裁題咏」。

舒序本儘管已經刪除大量脂硯齋等人批語，但細按四十回全部文字仍然可以確認它仍保留脂本的基本特征。

(一) 保留了脂評本中部分回前回後詩對。例如，舒序本第五回回目後有「題曰：春困葳蕤擁繡衾，恍隨仙子別紅塵。問誰幻入華胥境，千古風流造業人。」第六回回末有「正是：得意濃時易接濟，受恩深處勝親朋。」第七回回末又重抄了這副詩對。第八回回末有「早知日後閒爭氣，豈有今朝」錯「讀」「書」，後三字殘缺。第十三回回末有「正是：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第二十三回回末有「正是：粧晨綉夜心無矣，對月臨風恨有之。」早期抄本中的回前回後詩對各本存數不同，文字也略有差異。但程甲、乙兩本已無回前回後詩對，這是脂前程後的一個重要的區別。

(二) 保留了脂評本部分回前批。例如，舒序本第二回回目後有長段批語，即從「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旁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文字與抄寫款式同於戚序本。又，第五回回前詩後有脂批云：「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漸不能寫

矣。」庚辰本有此一段文字，而戚序本與程甲、乙本均無這段批語。

(三) 保留了脂評本部分獨有的似批非批文字。例如，舒序本第十七回末從「元春入室更衣」至「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二行之後，有如下一段長文（戚序本在第十八回中），文云：

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虧癩僧跛道二人攜來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圈掉，旁添「識」字）面。本欲作一聯《燈月賦》、《省親頌》，一誌今日之事，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特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這工夫紙筆罷了。

下接「要知端詳，且看下回。」研究者對這段文字究竟是批語混入正文還是作者旁白，看法不一。但此為脂評本所獨有文字則是共識。

又，舒序本第十八回寫元妃進園後「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夢汀花淑四字」，下接文字是：

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面（圈去，旁添「回」字）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故此竟用了寶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題完，後來亦曾補擬。

下接「閑文少述，且說賈妃……」戚序本等亦有此文字，而程甲、程乙本明顯作了刪節。

綜上所述，舒序本原底本當從附有脂評的抄本中逕錄的，根據是充分的、可信的。

二、舒序本回目與正文異同

細察舒序本四十回回目大多同於或近似於各早期脂評本的回目，但也有此本獨出的回目。例如，第三回回目「托內兄如海酬閨師，接外孫賈母憐孤女」，雖與甲辰本、蒙府本、戚序本等有貌似之處，但又不完全相同。第五回回目「靈石迷性難解仙機，警幻多情秘垂淫訓」，獨成一類。大異小同者如第六回回目「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第七回回目「送宮花周瑞嘆英蓮，談肄業秦鐘結寶玉」，第八回回目「薛寶釵小宴梨香院，賈寶玉逞醉絳雲軒」，同於甲戌，或與他本微有差異。他如第二十五回、第二十六回兩回回目則大同小異。

如與程甲本回目相比較，第一、二回回目全同。第三回甲本作「惜孤女」，舒序本作「憐孤女」，小異。第四回程甲本作「判斷葫蘆案」，舒序本則作「亂判葫蘆案」，雖一字之差，但文意分量大不相同。第五回程甲本作「賈寶玉神游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與舒序本文字不同。又，程甲本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倫樂寶玉呈才藻」，舒序本則作「隔珠簾父女勉忠勤，搗湘管姊弟裁題咏」，也一字不同。應該指明的是，舒序本總目中第四十回無回目，正文回目同程甲本。另頁有回目「夏金桂計用奪寵餌，王道士戲述療妬羹」，此應為第八十回回目。由於原總目遺三葉紙而無法推考其具體內容。

關於舒序本所存四十回正文與各本之間的差異，可參閱俞平老《讀〈紅樓夢〉隨筆》（見《俞平伯論紅樓夢》第三十四、三十五節《記吳藏殘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六六—七七七頁），限於篇幅

不再造錄。我非常同意俞平老的下述結論：

如上言回目不同，也可以看出。即如脂本本來矛盾的地方，它也沒改，尤爲顯證。……可見它的底本，的確也是個脂本。

三、舒元煒序中的『數尚缺夫秦關』的文獻價值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是新紅學誕生以來八十余年間所發現的珍貴抄本之一。儘管抄本只存前四十回，舒序文采和內涵遜於戚蓼生序，但其所透露的信息則是戚序和夢覺主人序所無法媲美的。我個人認爲，這部抄本和舒序的重要價值，可以從下面幾個層面來解讀。

（一）從早期脂評抄本本身的價值來說，舒序本的發現、影印，不僅增加了脂評抄本的數量，更重要的是爲《紅樓夢》成書研究提供了新的證據，推動了成書研究的深入。

（二）舒元煒序中明確說到這部抄本是他與弟弟舒元炳（澹游）客居著名藏書家玉棟（筠圃）家的時候協助主人抄錄的。玉棟家藏僅存五十三篇，又從鄰家當廉使處借了另外二十七卷，足成八十回本。同時也告訴我們當時過錄、收藏《紅樓夢》抄本的人遠非玉棟一家，鄰家當廉使家也藏有一部。這個傳抄過程爲我們了解早期抄本流傳經過提供了可信的根據。

（三）舒元煒序本封面書名及各回魚口均題「紅樓夢」三個大字，說明早在清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之前已有了《紅樓夢》這個書名，打破了以往某些學人所認爲的八十回抄本皆題爲《石頭記》的神話。

(四) 尤爲重要的是，舒元煒在序中寫道：

惜乎《紅樓夢》之觀止於八十回也。全冊未窺，悵神龍之無尾；闕疑不少，隱斑豹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終，知人尚論者，固當顛末之悉備；若夫觀其文，觀其竅，閑情偶適者，復何爛斷之爲嫌。矧乃篇篇魚貫，幅幅蟬聯，漫云用十而得五，業已有二於三分。從此合豐城之劍，完美無難；豈其探赤水之珠，虛無莫叩。……就現在之五十三篇，特加鐸校；借鄰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鈔胥。核全函於斯部，數尚缺夫秦關；返故物於君家，璧已完乎趙舍……

這段序文中多處用典，但關乎《紅樓夢》成書的重要之處則在「數尚缺夫秦關」六個字。所謂「秦關」者，原指秦代所置之關塞。張華《蕭史詩》有云：「龍飛逸天路，鳳起出秦關」。李白《登敬亭北二小山詩》云：「回鞭指長安，西日落秦關」。但舒序中所用「秦關」二字乃是「秦關百二」之典故的略寫，「原典出於《史記·高祖本紀》……此百二即一百二十之簡稱。」（見《俞平伯論紅樓夢》，第七六七—七八八頁）俞平老指出：

詳述這第三段，因這話是重要的，乾隆末年相傳《紅樓夢》原本一百二十回。這跟我以前所想到所說過的稍有不同。……跟程偉元說的有些相合。……我從前以爲這是程高二人的謊話，現在看來并非這樣。

俞平老乃誠實學人，他由舒序的「數尚缺夫秦關」出典得出的結論令人敬佩不已！

四、玉棟、舒元煒兄弟與當廉使生平綫索

當今天大家有幸獲讀舒元煒序本《紅樓夢》的時候，我們固然要感謝舒元煒爲我們留下這篇重要的序文，並以他的序文命名這部抄本。但是我們不該忘記這部抄本的原主人玉筠圃和他的鄰居當廉使，因爲如果不是玉筠圃的提議并出示所藏五十三回，不是他主動去借另外的二十七回，那麼舒氏兄弟一是無緣得見八十回抄本《紅樓夢》，也無法參與到這部抄本的彙錄。可以說這部抄本的主人是玉筠圃而非舒氏兄弟，今日之命名「舒序本」已有喧賓奪主之嫌。

筠圃，即玉棟，字子隆，號筠圃，內務府正白旗漢軍人，原襄平（今遼陽市）姚氏。清乾隆十年（一七四五）生，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卒。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舉人，曾官山東臨邑知縣。在北京曾居北城，藏書最富，凡王漁洋、黃叔琳兩家書多歸之名下，聞名京師。家築讀易樓，萬卷真同萬戶侯。有關玉棟的詳細生平事迹，可參閱周紹良先生著《舒元煒序本〈紅樓夢〉跋》（見周著《紅樓夢研究論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版，第二六六—二七一頁）。

據周先生所考，「當廉使」極可能就是曾任承德府知府的當保。當保，滿洲鑲白旗人，官至直隸按察使，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十月卒。此人經歷十分值得追索，王先謙《東華錄》卷一〇二中記載，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七月庚戌「以徐嗣曾爲福建巡撫，伍拉納爲福建布政使，當保爲河南按察使」。這段經歷文字提醒我們注意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中提到的有人曾告訴一百二十回《紅樓夢》抄本事，這個人就是周文中所說的「雁隅」——徐嗣曾。徐氏與當保同年代同朝爲官，他們之間

是否談及《紅樓夢》呢？倘有可能，那麼與舒序中所記百二十回本事相互印證，可以肯定早在程高印本之前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存在的事實。

舒元煒兄弟生平材料極少，俞平老與周紹良先生所得材料可證二人爲浙江仁和（虎林）人。煒字董園，炳字澹游。兄弟二人於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在京應試不售，而寓筠圃主人處以待下屆。其後兄弟二人的經歷綫索尚有待紅學同道的共同努力，倘有所獲則爲功德事也！

《紅樓夢》早期抄本的發現在新紅學創建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爲新紅學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回顧以往的版本研究歷程，我深感本子的發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批耐得住寂寞和清貧的學者心甘情願地投身到這塊充滿誘惑又充滿困惑的熱土上來。我清楚地知道，校勘工作既貴心細，尤貴眼明。心細較爲容易做到，眼明則是對校勘者知識修養和靈性高低的考驗。

我真誠的期盼本書的影印能爲脂評抄本研究帶來新的推動力，將《紅樓夢》的版本研究提升到一個新境界！

是爲序。

壬辰清秋商寓於
京華飲水堂東窗下

總目錄

石頭記序	一
石頭記目錄	五

第一冊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一七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五一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酬閨師	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八一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一一九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一四五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一八一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嘆英蓮	談肄業秦鍾結寶玉	二一五
第八回	薛寶釵小宴梨花院	賈寶玉逞醉絳雲軒	二四九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人學堂	起嫌疑頑童鬧家塾	二八一